



# 帝國斜陽

著者：〔英〕布賴恩·拉平

譯者：錢乘旦 計秋楓 陳仲丹

Brian Lapping

End of Empire

著者：〔英〕布賴恩·拉平

# 帝國斜陽

譯者：錢乘且 計秋楓 陳仲丹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035667

**Brian Lapping**  
**End of Empire**

.....  
責任編輯：關秀球  
裝幀設計：阮永賢

End of Empire Copyright © 1985 by  
Brian Lapping.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Collins, Glasgow.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Paladin  
Grafton Books  
A Division of the Collins Publishing Group  
8 Grafton Street, London W1X 3LA

All rights of Chinese Edition reserved.  
Copyright © 1994 by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ZC90/02

書名 帝國斜陽  
著者 [英]布賴恩·拉平  
譯者 錢乘旦 計秋楓 陳仲丹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樂灣安業街三號6樓  
規格 大32開(140×203mm)740面  
版次 1994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 ISBN 962·04·1161·7  
© 1994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經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同意，  
由本店譯成中文出版發行。

# 中譯本序

陸國森\*

英國佔據香港已逾百年，但坊間有系統地描述英國殖民地史的中文圖書，連一本也沒有。1960年代香港大學入學試中，英聯邦史是選讀的考卷，但真正選考的學生並不多。本書的翻譯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補這個空白。尤其在進入了後過渡期的香港，宏觀地解讀英國殖民史，實有助於對過往以及現今英國政府對香港的各項政策的了解。

19世紀初，亞當·斯密在他的巨著《原富》裏寫道：

“美洲的發現和繞過好望角抵達東印度洋海路航行同樣是人類歷史記載裏的兩樁大事。”（第四卷第七章第三部分）

當時的中東地區，即今日土耳其阿拉伯一帶，時有戰亂，歐亞間的陸路貿易困難重重。為着要尋找香料、茶葉以及一些歐洲稀有的熱帶產品，15世紀以後，歐洲的探險家相繼東渡，探求東西海上通道。1497年達加瑪（Vasco da Gama）沿非洲西岸南行，繞過好望角，最後抵達了印度，還帶了大批的玉桂、胡椒回家。翌年，哥倫布第三次橫渡大西洋，途經紐芬蘭進入今日美國東北的新英倫區。1519年麥哲倫率隊西航，經過印度洋，繞過好望角最後返回西班牙去，成為環繞地球航行的第一人（他本人卻中途遇害）。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便在印度西岸的果阿成立殖民據點。在漫長的一個世紀裏，荷蘭人因為與葡萄牙人爭奪東印度

(即今日東南亞及印度)的海上貿易，遂在1602年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企圖獨佔這個地區的商业活動。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已於1600年取得伊利沙伯女皇一世的特許而成立，1601年第一次東航。英國東印度公司一面在東南亞經商，一面前往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試探發展。

大海航行在15、16世紀之所以能夠成功，實有賴於當時造船技術的大進步，以及羅盤和其他遠航儀器的發明。和今天相似，一支強大軍用艦隊，不但可以保護商旅，進行遠洋貿易，並且係一國之威信，成為當時躋身超級大國的先決條件。自19世紀初拿破侖戰敗後，英國在海上曾建立霸權的地位，勢力一直維持到世紀末。

然而大海航行只是殖民主義的一個物質前提而非殖民主義產生的原因。為甚麼會有殖民主義？其內在的原動力又在哪裏？最後又為甚麼會衰落消失？這些問題一直為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辯論不休。

亞當·斯密認為殖民地統治妨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主要原因是殖民地制度下的各種法律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排他性，會打擊自由競爭的“自然”經濟規律。例如，只准宗主國或在殖民地註冊的船隻從事進出口貿易；通過特殊稅制鼓勵殖民地出口農產品原料來換取宗主國的工業製品等等。他以18世紀美國從殖民地中獨立出來的例子，作為殖民制度破產的證明。

1902年，另一個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A. J. Hobson, 1858~1940)又將殖民地制度跟當時興起的帝國主義連繫在一起作為研究對象。在他的《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一書中，他將經濟蕭條帶來的周期性失業歸於當時英國工人階級的貧困以及由此而來的低消費。這樣做成了生產過剩，廣大羣衆不能享受自己生產的成果。資本家因為要追逐更多的利潤和更

高的利潤率，只好將資本移到海外殖民地。惡性循環由此產生。

以上著作和論點對列寧了解帝國主義有深遠的影響。俄國十月革命前夜，列寧在他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對“金融資本主義”與殖民地間的關係作了分析。他認為：由於投資國內工業會引致生產過剩，價格下降；而投資在殖民地則可以獲得較高的息率和回報，所以西歐國家的“金融資本家”——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托拉斯（trust funds）、卡特爾（cartels）、壟斷集團（monopolies）等——推動國內政客去掠奪海外殖民地。為爭奪殖民地而不斷進行的軍備競賽，終於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樣帝國主義便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無產階級革命催生了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

雖然以上兩者都基於投資海外可以得到較高報酬的事實，但結論卻不相同。霍布森認為這只是趨勢之一。如果政府刺激國內個人消費，投資便自然回到英國本土，殖民地的發展並無必然性。列寧則以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不能通過改革而變更，追逐殖民地的趨勢是必然的。

從近代史來看，英國的殖民歷史，確是隨着18世紀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生產力膨脹而產生、發展。19世紀中，資本和工業製品的輸出，人民向外國遷徙，英國語言向海外傳播，構成了英國社會發展動力的一部分。但英國的海外拓展是全球的，不局限於殖民地。據歷史學者的估計：1812至1914年間移民離英國的人多達2千萬，其中百分之七十移到殖民地以外地方。1815至1880年間，估計投資到海外的資產達11億8千7百萬英鎊，其中只有六分之一留在殖民地內。再加上，英帝國每年採購了英國三分之一的出口貨品。這一切都反過來促成英國工業的突飛猛進。

強勢的經濟生產力、先進的科學技術，做成了英國可以向海外進行政治和經濟侵略的有利條件。為要達到貿易或經濟利益，

在戰略上便得控制重要的軍事據點。例如為着維護通往印度的貿易，自然要佔據地中海至印度洋沿海衆多基地。這樣形成了英國在亞洲及非洲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勢力範圍”。以佔據馬來西亞為例，“開始的時候，英國人在這個地區想要的僅僅是保持在馬六甲海峽中的海軍基地和商業基地，通過這些基地來控制過往的重要商路。”另外，“通過在海峽中的某個島嶼上建立一個基地來‘一勞永逸地奠定英國’在中國貿易中的‘利益’”。殖民主義終於與炮艦政策結為一體。在19世紀的英國政治家中反對對外征戰的也大不乏人，但主要原因並非是道德的，而是擔心消耗國帑而實際利益不大。

到了1960年代後期，除了極少數例外，各國的殖民地相繼獨立。這種趨勢的形成原因有：

一、到了20世紀英國已失去了軍事上獨大的地位，軍事技術的進步——飛機、火箭、導彈等的出現，使得制海權已非取勝的關鍵。

二、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崛起，使英國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實力地位降低。美國向恃自己工業技術以至農牧業的發達，一向主張自由貿易和民族自決以打破歐洲舊有殖民統治。蘇聯因為自十月革命成功後不久便宣佈放棄沙皇統治下的殖民地，對外大力宣傳反殖民主義，對內則專志本國的建設。

三、兩次大戰之後，促進了殖民地的覺醒，特別是戰敗國的殖民地相繼得到解放。作為戰勝國的宗主國，戰爭中曾將大量的殖民地軍隊送到前線服役。創建了戰功的殖民地軍隊復員後，往往使殖民地朝野上下自主信心大增而要求獨立，印度是最好的例子。

總之，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政治、科技以至國際環境，到60年代已不復存在。殖民地與其連帶的制度也隨之而消失。一個從

未經過民選的殖民地總督如果還在揚言要代表某某地數百萬人的利益，就會變得可笑了。

《帝國斜陽》敘述的正是“脫殖民地”(decolonization)的一段歷史。這本書通過十個例子，介紹了英國統治者用甚麼方法去處置幾十年千絲萬縷的政治和經濟關係。縱觀這些例子，讀者不難發現，英國撤退前的手法大同小異：

一、雖然英國政府一再聲明殖民地最終會獨立，並表白要玉成其事，但撤退前皆與殖民地人民發生流血衝突。

二、撤退前常以保護少數民族或宗教為理由，將前殖民地分割，以收“分而治之”之效。印度、巴基斯坦如是，星加坡、馬來西亞亦然。

三、英國人雖然簽署了條約，答應撤出殖民地，但到時不但沒有履行條約，還通過種種方法，延續和保護既有利益。

關於最後一點，埃及是最好的例子：1936年英國與埃及華夫脫黨達成妥協：“該條約將於20年後，即在1956年，或續訂或重新審議；如果因時英軍不再需要留在埃及，他們就應離開；……”（第六章296頁）可是，第二次大戰後因為政治形勢改變了，英國從1952年便跟埃及的民族主義者斷斷續續的發生戰鬥。1954年艾登首相簽了條約，給蘇丹人自決的權利，“丘吉爾絕不想把蘇丹讓給埃及，也不希望蘇丹獨立”（第六章）。英國為着要維護其在這地方的利益，索性改變策略，採取多邊的外交政策來達到此目的，所以強迫埃及參加中東防衛體系。其後，英法兩國有識之士聽信了蘇伊士運河公司提供的報告：“埃及人無法管理運河，它會很快淤塞損壞，變得毫無用處。主要由法國人和英國人組成的導航員之離開將使得船隻根本不可能穿過運河。”（第六章）。到了1956年，英國因為以蘇伊士對付埃及的行動失敗，導致在亞洲、非洲中引起了一連串的殖民地獨立事件。作者說，“到1960



年為止，英、法和比利時政府儘管在遠東實施非殖民地化措施並撤離了西非和北非的一些地區，卻未顯示出拋開它們在非洲殘留的殖民地的意向。相反，英國政府的所為似乎認定那些仍受殖民統治的非洲各民族在以後幾十年內將不具備要求獨立的意願；法國、比利時和葡萄牙人則似乎認定那些民族永遠也不想獨立。”

（同上）

《帝國斜陽》的作者Brian Lapping是一位劍橋大學訓練出來的歷史學家，又是一位專業廣播記者。原書在1985年出版，在有關殖民主義的史籍中是一本比較新的作品。這個譯本則是根據1989年哥連斯出版集團屬下的Paladin Grafton Books版本譯出的。

- 
- \* 陸國榮博士，新亞書院歷史系畢業，香港中文大學學士，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主修近代外交史。陸先生曾歷任東京大學外國人研究員、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Research Libraries）研究員、聖約翰霍金斯大學所屬高級國際關係研究所兼職講師，以及在多家美國銀行亞洲部和大出版機構任職。

## 鳴謝

我首先要感謝格拉納達電視台讓我製作了電視系列片“帝國斜陽”，並允許我在本書中使用了攝影隊搜集的材料。

其次我要感謝數百名前任大臣、軍人、民族主義領袖、總督和官員，他們回答了我及我的同事提出的問題，我在書中引用了不少他們的答覆。其他人在預先安排的訪談中也作了回憶並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些都是我寫作的依據，但是，由於沒有收錄在電視片中，我就不再一一提及了。

參加系列片集製作的製片人、導演和研究人員也曾幫助過本書的寫作。他們閱讀，有時還尖銳地批評了我寫出的各章節初稿。我謹對下列各位致以謝意（按有關各章排列）：

印度：阿倫·西格爾、利茲·穆克利奧德

巴勒斯坦和伊朗：馬克·安德森、阿莉森·魯帕

馬來亞：馬克·安德森、德斯蒙德·史密斯

埃及：馬克·安德森、凱特·哈斯特

亞丁：邁克·瑞安、帕特里克·巴克利

塞浦路斯：諾瑪·帕西、布魯斯·麥克唐納、利茲·安德魯

肯尼亞：阿倫·西格爾、波莉·拜德

中非聯邦：馬克辛·貝克、約翰·謝潑德、皮特·康納斯

暹得西亞：諾瑪·珀西、邁克·戈爾德、馬克斯·格雷澤爾

此外我還將書稿呈送給許多朋友和專家顧問批評指正，他們

耐心地閱讀並予以評論，改正了數百處錯誤。在這方面提供幫助的人有：丹尼斯·奧斯丁、萊斯莉·巴爾、弗朗索瓦斯·克羅澤、埃爾西·唐納德、丹·吉隆、約翰·格尼、艾爾伯特·胡拉尼、喬·亨特、德里克·英格拉姆、帕特里克·基特尼、托尼·金、科林·利格姆、彼得·盧瓦斯、約翰·朗斯代爾、大衛·穆基、尼古拉斯·曼瑟、彼得·曼斯菲爾德、彭德雷爾·穆恩爵士、理查德·珀爾、高韋爾·里茲維、安德魯·魯濱遜、安東尼·肖特、埃里克·西爾弗、托尼·斯托克韋爾、理查德·特倫奇、大衛·思魯普。

斯托克頓伯爵（哈羅德·麥克米倫）好意地允許我大段引用他的回憶錄。皇家英聯邦學會的圖書館專家唐納德·辛普森為書中第12至15頁的地圖作了資料搜集的工作。

最後我要感謝兩個人，沒有她們本書就不會寫成。她們是我的秘書瓦萊里·海沃德，她一遍又一遍地為我的手稿打字直至因病看不清時為止；我的妻子安妮·拉平，在連續三個暑假以及其間的大部分周末和晚間，都因為丈夫沉迷於英帝國而沒有人作伴，但她仍樂於剔除文中的錯誤。

寫到這裏，通常有一句話，就像律師在信件中一定要使用的套話一樣：“所有錯誤均由我負責”。這當然不言自明。

## 巴拉丁版序言

1985年本書第一次出版時，美國和蘇聯是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在人們似乎能看得見的將來，在可以預見的時間中，它們已似乎可取代了老朽的歐洲諸帝國。僅在四年以後本書第二版要出版時，這些超級大國所扮演的類似帝國主義的角色就成了問題。先是美國的軍事力量在越南蒙受耻辱；後來蘇聯的軍事力量在阿富汗遭到同樣的下場。因此，認為英國是最後一個舊式帝國的觀點（在本書第一版序言中提出，見第16頁）得到了有力的加強。屠殺是使舊式帝國運轉的主要手段，但現在已很難再秘密地進行。結果，大國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小國之上就越來越困難了，這使得我決定把本書稱為《帝國斜陽》顯得理所當然。

本版因此未對第一版作很多改動。聽從埃爾斯佩思·赫胥黎小姐的建議我對肯尼亞一章作了一些更正，聽從格林·瓊斯爵士和彼得·沃爾斯將軍的建議對羅得西亞一章也作了一些更正。我還修訂了數處文字上的不當之處。

在新版中唯有對一部分內容作了增加：埃及一章的第三部分。隨着《當代檔案》（卓有成就的“當代英國史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問世，有些大學教師和學者對認為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加速了英帝國終結的觀點提出疑問，他們因而批評本書埃及一章的結論。我希望本書自第341頁開始的那部分，能令人信服地反駁他們的觀點。

1985年7月

## 序 言

本書書名《帝國斜陽》看來帶有幾分狂妄，因為本書實際上只是談英帝國的結束而已。然而，把書名定得謙虛些也許是沒有必要的，那何不就把它定得更加貼切一些呢？

答案是，隨着英帝國的終結，所有帝國都壽終就寢。在20世紀以前，征服遙遠的他方，然後在本土遙遠地加以統治，曾廣泛地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英國人是最後一個偉大的征服者，這些征服者充滿自信地稱被他們征服的地區為一個帝國。這種不同民族間的關係卻因為一個觀念的出現而告終結了，這種觀念就是民族自決權。自1776年以來，它一直激勵着全世界的民族主義領袖，並與建立帝國權力的主張相抗衡。不過，英帝國、土耳其帝國和法蘭西帝國卻仍然用當時被認同的方式去鎮壓民族主義；那種方式就是屠殺。

英國人不常用屠殺一詞稱呼其殖民政府的行動，通常所用的委婉說法是“討伐”。一艘炮艇或一支軍隊會拜訪一位異己份子領袖的家鄉或城鎮，然後消滅他、他的追隨者和毀壞他們的家園。這種行動被看作不涉及道德問題，就如同老虎咬死一隻羔羊一樣。各個帝國在受到挑戰時表明它們都是老虎，它們以此而維持安寧。但1868至1892年間數次出任英國首相的威廉·尤爾特·格拉斯頓卻拒絕接受這一自然法則，他激烈地痛斥英國長時期的盟友土耳其的屠殺行動，以致他的政治對手本傑明·狄斯雷里把格拉斯頓

的這些演說說成是比土耳其所有的暴行卻更壞。狄斯雷里的話富有才智，但格拉斯頓卻把握住了時代的精神。一大批數量不斷增加的英國公眾不願聽到有人告訴他們，說英國的盟國對屠殺負有責任，更不願聽說英國本身的公職人員也對屠殺負有責任。

許多在殖民地的傳教士相信他們所傳播的教義，即人的生命神聖不可侵犯以及人人平等。所以當他們看到英國政府公然無視自己的法律信仰，胡作非為時，他們給在倫敦的教友們寫報告。格拉斯頓在下院的支持者接收了這樣的報告。電報的發明使得從殖民地來的消息在幾小時內就能出現在倫敦的報紙上，這有助於他們約束帝國傳統的嘗試。當戴爾將軍1919年在阿姆利則屠殺了379名印度人、傷1500人時（見第45頁），他的行動按土耳其帝國近來討伐的標準衡量是溫和的，但阿姆利則屠殺引發的辯論——在美國、印度以及英國——在幾年內導致各帝國放棄了這能使其生存的唯一方法。最強大的國家的領導人勉強公開承認應對屠殺事件負責，他們表現出的這種道德上的敏感——在戴爾的支持者看來只不過是神經質的反應——終於使帝國走上了末路。

俄國和美國政府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中仍能有力地支配相當遙遠的民族和政府，但卻不再能派出身穿象徵統治權的奇異服裝的總督，執行由它本國立法機構制訂的法律，並公開推行其政策了。1939年印度副王代表印度及其650個王公的全部4億人民對德國宣戰時，他沒有與一個印度人商量，這就是帝國權力。而美國和蘇聯卻不能這樣做。批評這兩個國家的人稱它們為帝國，但這兩個國家都沒有用這個詞，並都審慎地不聲稱對遙遠的地區擁有主權。它們與較小國家的關係保留着一些帝國的特徵，但在不施以屠殺或實行直接統治的情況下，它們並不是與羅馬帝國、葡萄牙帝國、荷蘭帝國、鄂圖曼帝國或英帝國相同意義的那種帝國。它們已不能指望可以對一個國家的元首講話，像1926年印度副王

對比英國還大的海得拉巴統治者尼扎姆說話那樣了。當時英國副王說：

英國君主在印度享有最高主權，因而任何一個印度土邦的統治者都不能合法地要求以平等地位與英國政府談判。英國君主的最高權力不僅是以條約和協定為基礎，還獨立地存在於這些條約和協定之外。

殖民地總督擁有在其殖民地的絕對權威並服從於國內政府的絕對權威，他們像恐龍一樣已經絕種，英國人是這種日益減少的恐龍的最後存活者。

直至1947年，倫敦政府統治的地區和民族都超過以前歷史上的任何政府，現在世界上還有一半人那個時候就已經生活着。1947年印度獨立，至1980年南羅得西亞獨立共33年，英帝國宣告終結。英帝國1930年代仍在擴張，在此之前脫離英國獲得獨立的領地——如美洲殖民地和愛爾蘭等——只不過是帝國的潮退潮漲而已。甚至在1980年以後，英國仍有十幾塊領地，如香港、直布羅陀和一些分散的小島，但它已不再是一個帝國，它只是帝國的子遺殘餘部分罷了。33年一揮間，世界地圖就不再以粉紅色為主，與帝國的規模相比，沒有大船會沉沒得這麼快。

寫作本書、製作與此相關的電視系列片集的動機是不想錯過機會，許多在帝國之舟沉沒時在船上負有重要責任的人正在默默無聞地過着退休生活。拍攝他們、記錄他們對事件截然不同的看法，看來是一件值得一做的搜集歷史見證的工作，而他們那些事件又都以降下英國國旗為告終。

在1947—1980年間脫離英國獲得獨立的49個殖民地中，本書較為詳細地敘述了其中十個殖民地的歷史，我認為它們的歷史最重要且最令人興奮。收入塞浦路斯首先是因為導致獨立的戰事引起英國和國際上的注意，其次是因為馬卡里奧斯大主教和英國政

府雙方悲劇性的誤解，最後還因為它的故事現在仍扣人心弦。錫蘭（現在稱斯里蘭卡）未被收人是因為它雖然是個人口衆多的大島，但與毗鄰印度所發生的事情相比，錫蘭走向獨立的進程是比較平穩的。黃金海岸（現在稱加納）被收人是因為它是第一個獨立的非洲殖民地，克瓦姆·恩克魯瑪鼓舞了整個非洲大陸的民族主義者。尼日利亞未被收人是因為它雖然地域廣大人口衆多，但是在黃金海岸之後才獨立。西印度羣島未被收人也是因為類似的理由，那當然也是遺憾的。

伊朗被收人需要作些解釋。許多以前從未正式成為英帝國組成部分的國家，實際上是英國的屬下，講述英帝國終結的故事，如果這些國家一個都沒有包括在內就會走樣。有好幾個原因使伊朗成為這方面最好的典型：英國兩次在把伊朗的統治者推上王位的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英伊石油公司是英國在海外最大的一筆投資，也是伊朗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在1951—1953年的危機中，伊朗對石油公司實行國有化，英國的反應是組織了一次軍事行動，而這次危機對理解英帝國的終結，與1956年對當時也是個獨立國家埃及的攻擊同樣重要。

被選中的這十個例子都出現過相互誤解、欺詐和謀殺的情況，這可能會使人誤會。假如剩下的39塊領地都和平、寬容地走向獨立，那麼本書及其相配的電視系列片集就會傳遞一種印象，令人以為帝國終結的故事整體上看似刺激，但實際上卻頗為單調。不過我不認為是這樣。我曾在幾次導致獨立的會議上我都為《衛報》搞報導，英國官員在會上一般都希望能游說新聞記者，讓他們相信一切都在平穩、和平、按部就班地進行，但民族主義某些領袖卻總是在談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滿腹牢騷的少數派，談英國放棄權力時的拖延以及亂施重禁的事例。在一次有關桑給巴爾（現在是坦桑尼亞的一部分）獨立的會議上，我看見倫敦的英國政府



正式同意放權給蘇丹及其政黨，但在獨立慶典一結束，蘇丹及其政黨就被人民趕下台。在英屬圭亞那（現在稱圭亞那）獨立前，我聽到其首任總理契迪·賈根提出抗議，他抱怨英國人操縱選舉。在巴蘇陀蘭（現在稱萊索托）的例子中，憤怒的反對派領袖向我解釋，英國向之移交權力的萊布阿·喬納森酋長僅僅是個英國人和南非人的走卒。從這些國家以及其他幾個我作為記者曾報導的國家的情況中，我得出結論，即本書所收入的事例表明：儘管緊張關係常常受到抑制，仍在每個殖民地存在。

下面各章通常都有一個固定的程式。先簡要介紹歷史背景，用以解釋英國人為甚麼來到這個國家，為甚麼要待在那裏。然後主要敘述帝國結束的過程為主，其中引用在準備製作電視系列片集時的訪談記錄，還引用其他資料，最後簡要地試圖對獨立以來的主要事件做一個總結。

在書中我用了這些領地當時使用的名稱：尼亞薩蘭現在稱馬拉維，北羅得西亞現在稱贊比亞，黃金海岸現在稱加納。在獨立後名稱有變化的地區，我只在敘述獨立後的事件時才用新名稱。

為製作電視系列片集作採訪而得到的材料，引用到各章上去多少不一。這主要是因為向電視觀眾講述一個故事時是最好的方式，通常對一本書來說未必是最好的。電視節目需要趣聞軼事和生動的講述，而這些對一本書來說有時就顯得多餘了。所以本書與電視系列片集是一體雙生，但並非完全一樣，我希望兩者能彼此獨立。